

《射鵰英雄傳》英譯本面世

關於金庸作品英譯本，最近又有新的進展，令人感奮！

據報道，金庸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英譯本第一卷，2018年2月22日由英國麥克萊霍斯出版社(MacLehose Press)全球發行出版。

這是該書首次被譯成英文出版。英文版《射鵰英雄傳》先在倫敦書店內銷售。這本四百多頁的譯作的英文名為《The Legend of the Condor Heroes》。

封面正中畫有一隻展開的黑色翅膀，上方印著第一卷的英文譯名《英雄誕生》(A Hero Born)，旁邊配以中文書寫的「金庸」。該書標價14.99英鎊(約港幣一百六十三元)。

英國最大連鎖書店沃特斯通在其網站介紹這本書：

「如果你喜歡《魔戒》，那一定不要錯過《英雄誕生》……跟著郭靖和黃蓉踏上探險之路，看他們墮入愛河，和他們一起經歷各種戰爭與打鬥。一部交織著中國功夫、歷史和愛情的小說，保證讓你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由於金庸原著情節豐富、篇幅較長，翻譯需時，出版商將其分為四卷陸續翻譯出版。單是第一卷翻譯和出版，歷時近六年，可見艱難。

該書譯者、瑞典姑娘安娜·霍姆伍德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她深知金庸原著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

和受關注度，因此她是「懷著一顆謙卑的心」在翻譯的。讀到了上述譯者的報道後，我很快聯想到瑞典翻譯家陳邁平的夫人陳安娜。

陳安娜翻譯不少當代中國文學作家作品，包括莫言、高行健、賈平凹、閻連科等。我趕快寫伊妹兒去向陳邁平兄求證。

邁平兄在回函中寫道：

「來信收悉。我家安娜認識這位翻譯金庸《射鵰英雄傳》的安娜·霍姆伍德。她父親是瑞典人，母親是英國人，從小在英國長大，英文很好，後來嫁給一個台灣人，中文也不錯，喜歡金庸作品，所以將《射》翻譯成英文。」

原來此「安娜」不是彼「安娜」。

據譯者表示：「金庸的作品裡有俠肝義膽、江湖情仇，是全世界讀者都喜歡的內容。十分看好中國武俠小說在英文圖書市場的前景。」 (上)

■《射鵰英雄傳》英譯本第一卷封面(網上圖片)。作者提供



有形，又忘形

天音 楊天命

近來又到電影頒獎季，天命作為一位「負責任」的影迷，總會好奇看看獲得各大國際獎項青睞的電影。其中一部《忘形水》(The Shape of Water)，雖然未必算得上是我所愛的影片，但其中的「水」元素，令我聯想到許多。

劇情講述一位啞女與水生獸之間的愛情故事，兩人都是世人眼中的異類，卻是彼此眼中最值得愛的對象，啞女因此想要帶牠逃離人類的魔掌。其中各種曲折和甜蜜，天命就留待各位讀者自行品味。至於對水生獸的愛，是純粹愛情，或是象徵對人類信仰、存在感和自我認同的嚮往，其實也可留待各位解讀。

「水」在影片中無處不在，水生的怪獸要在池中生活，許多主要場景都與水有關。「水」這個載體，為何如此適合承載我們的各種靈感呢？玄學若是提到「水」，自然是在談及五行的時候，而在中國哲學的其他文本，「水」也成為剛柔並濟、看似無形卻有力量的意象。

其實，正是因為水沒有固定的形狀，又能被摸得着，才能夠包裹任何的形態。試想想，一個有固定形狀(例如四四方方)的盒子，當然容不下奇形怪狀、體態龐大的怪物。

但若是水，就能把牠溫柔地包裹起來。正如電影中出現的詩所說的那樣：「Unable to perceive the shape of You, I find you all around me. (我摸不透你的形態，你無處不在)。」

不過，也並非所有與「水」相關的東西就必然是好的，皆因在風水和玄學的角度來看，五行本來就難有「孰好孰壞」之分，更多的時候，是「風水輪流轉」。就以今年家居風水為例，北方是今年的五黃病星所在，而正北方屬水，代表腎、膀胱、婦科等疾病。

無論多愛「水」，今年也請各位切勿在北方動土！

喜愛的角色人物

水過 龍泉 少爺兵

新春團拜聚會，有人突然提起內地極為火的電視劇《甄嬛傳》，然後女士們七嘴八舌地表達著自己最喜歡的角色人物，她們大多數表示最愛演「甄嬛」的孫儷，對於蔣欣演的「華妃」角色既愛又恨。指「華妃」是眾多妃嬪中最愛上的女人，她的奸毒要求「爭寵」，為的是女人在婚姻中，都應嚴格奉行一夫一妻制！原來女性觀眾對「華妃」這個角色，有著她們另一種層次的看法。

不過，在場的男士們卻幾乎一面倒說最喜愛是劇中的「惠貴人」沈眉莊，因為「惠貴人」溫婉嫺淑，古典氣質十足，善解人意，「宮鬥」中亦與世無爭，是男人心中夢寐以求的賢妻良母老婆形象。

沈眉莊角色由內地女星瀾曦(原名：張凡)所扮演，但內地製作人都知道，劇中的「惠貴人」跟現實生活中那性格倔強的瀾曦判若兩人！瀾曦自己也這樣形容真的她：「我的主觀性格很強，認定要做的事情，就算是父母反對，我都不惜以死相逼，一意

孤行。像我很喜歡某角色人物，別人認為我不適合扮演也好，我都會拚命去嘗試，為的不是要證明我或別人的辦法誰對誰錯，而是不想自己有遺憾。」結果就因為《甄》劇導演鄭曉龍指她有一雙「虎牙」，外形上不適合演沈眉莊，瀾曦毫不猶豫就脫掉虎牙。有朋友指她的原名張凡太普通，取其「瀾若曦」，如光彩的雲彩，奪目耀眼，她覺得這藝名會令自己的心胸、視野變得開闊。

《甄嬛傳》在行中被指為難得一見的優秀佳作，盡見導演和編劇團隊們的功力外，更令圈中人嘖嘖稱奇的是，這部劇集一舉捧紅了劇中由皇后至妃嬪、宮女和太監的每一個角色，如瀾曦、蔣欣、孫儷等等在娛樂圈已打滾了多年的男女演員們，如今片約如潮水般湧向她們(他)們，接工作接到手軟！當藝人的，誰不期盼自己在角色上能有如《甄嬛傳》由主角至配角都有表現發揮演技的機會，但這種機會真的只能說：「可遇不可求(各人際遇)！」

陳慧琳甘做「兒子奴」

學袖 乾坤 查小欣

陳慧琳誕下兩個可愛兒子「蝦餃仔」劉昇和「小籠包」劉琛後，已將人生的焦點，由事業轉到家庭，把全部精力放在一對兒子身上，一切以他們為主，完全不介意做他們的奴隸。

例如她出名性急，說話節奏快人八拍，眼前的她說話節奏明顯慢了，答問題詳盡很多，她承認生了大仔劉昇後，開始變得更有耐性，送他上學會提前20分鐘準備，提醒他穿上鞋子，不准保母替他穿，訓練他自己動手，有時甚至會提前一小時替他穿衣服上廁所，久而久之，訓練出耐性來。

貴為天后多年，凡事都有經理人和助理代勞，大多是別人聽她的，面對愛兒，她千依百順，盡顯母愛。

她不覺湊仔困身，只要光看着兩個兒子，她已很開心，很享受親子生活，但怕長期這樣會悶，所以偶爾會接些簡單工作透透氣。

愛美的陳慧琳，向來走在潮流最前端，時裝天天新款，成為媽媽後，她已少穿短裙和較低胸的衣服，因帶孩子要爬高蹲低，穿褲子比較方便，他們又會在你身上亂動亂扯，很易走光，跟他們一起她不穿高跟鞋，改穿波鞋。

她跟普通媽媽一樣，經常接兒子放學，並跟其他家長打成一片，互換帶孩子心得和互通學校情況，更常通電話，保持聯絡。

陳慧琳為兒子已戒掉一個陋習，任你怎樣猜也猜不到是什麼——戒說粗俗話。因老公劉建浩(Alex)愛戲弄她，夫婦倆玩得很瘋，她會下意識地大叫「死開啦」，又或會講「好笑得連媽媽都不認得」之類，老公提醒她，兒子日漸長大，會模仿父母的行為和說話，囑她要戒，所以她切記要戒。從陳慧琳的閒話家常，可見她與老公Alex甚有情趣，兩公婆會在家耍花槍，陳慧琳為了一對兒子什麼都願意。



■陳慧琳為了兒子變得更有耐性。網上圖片

百家廊

鍾倩

去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貴州代表團討論時，提出黨政幹部要學柳青、接地气，「『黨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鄉親們是哭還是笑。』這句話我是聽我們的人民作家柳青說的。人們說，如果你去農民裡面找到他，分不清，你不知道誰是柳青，都一樣。(他)就跟關中老百姓一樣，穿著啊，打扮啊，連容顏都一樣。他就是長期在農民裡面，對他們非常了解。中央的文件下來了，他就知道他的房東老大娘是該哭還是該笑，他很了解老百姓的想法。」這不是總書記第一次提到柳青，在他的作家朋友圈裡就有柳青。那麼，今天，我們該向柳青學習什麼呢？

今年夏天，懷著敬畏的心我閱讀了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後又讀了劉可風為其父親寫的自傳《柳青傳》。可以說，在《創業史》中不解的問題，我在《柳青傳》中都找到了答案……柳青是怎樣深入生活搞創作的，又是如何與人民打成一片的。《創業史》是柳青入長安縣農村皇甫村蛤蟆灘十四年；組建互助組、成立燈塔社，與農村群眾朝夕相處、同甘共苦的恢弘史詩，他用心塑造了青年農民梁生寶、徐改霞、老一代農民梁三老漢等具有審美價值和典型代表的農民形象。「不管光景過得怎樣淒惶，精神上總是像河岸上的白楊樹，一段正直、乾淨、高處所有其他的榆樹、柳樹和刺槐」，這就是梁生寶的精神寫照，作為互助組和貧農雇工的帶頭人，他冒雨為互助組買百斤黃粟種，組織互助組成員去終南山砍竹子以籌集生產資金，後又成立燈塔社，帶領蛤蟆灘人擺脫貧困，合作社最後陷入危機，但他認為這並非失敗，而是經營得太成功，招來人性嫉妒。

小說中有兩個地方，令我刻骨銘心。第一部中，梁三老漢圓夢的激動場景，他排隊打油時，眼含熱淚，「他想起了他爹和他兩輩子創業的歷史。是在說，那不算創業史！那是勞苦史、飢餓史和恥辱史！他爹和他合起來，在世上海了一百來年，什麼時候倒倒一個冬天同時穿上新棉襖新棉褲來？總是：棉襖是新的，棉褲是舊的；幾年以後，棉褲是新的，新襖又是舊的。常常面子是新的，裡子是舊的，或者絮的棉花是舊的。土改後，梁三老漢曾經夢想過，未來的富裕中農梁生

寶他爹要穿一套嶄新棉衣上黃堡街上，暖和暖和，體面體面的！夢想的世界破碎了，現實的世界像終南山一般擺在眼前……燈塔農業社主任梁生寶他爹，穿上一套嶄新的棉衣，在黃堡街上暖和而又體面……」與最初的反對、擔心不同，梁三老漢見證夢變成現實，不，不只是穿嶄新棉衣，更多的是蛤蟆灘人創業的自豪感及中國農業社主義改造進程的光明前途。

另一處是第二部中，牲口合槽前，梁三老漢與牲口話別，那一幕被前來的縣委副書記楊國華遇見，「吃吧！吃吧！你在咱家只吃這一頓咯。今日，你就要到社裡的馬號裡去咯。你在我梁三老漢家裡幹的活重，吃的料少，那兩年我缺錢，不是捨不得給你吃。今年我不缺糧了，大夥兒可要走社會的路。你在我這裡站不成了。吃吧！吃吧！你在咱家只吃這一頓咯……」而後，他與楊書記回憶他爹、他自己和梁生寶三代餵過的牛。如果沒有與農民同吃同住的親身體驗，是無論如何也寫不出感人至深的生活細節。「黨員是骨頭，群眾是肉」，「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和人民一道前進」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血肉之軀的全部融入和情感在場，正如農村幹部評價，「柳青做事像刀刀刻出來的，咱這兒住過那麼多幹部，一點私情都不要的，沒有第二個。」

「襟懷納百川，志越萬仞山。目極千年事，心地一平原。」對柳青來說，蛤蟆灘就是他的生活試驗田，就是他的文學後花園。自他以後，大地上沒有第二個梁生寶，也沒有第二個柳青，這源自他不可替代的創造性和無與倫比的貼近性。當年，柳青過烽火線時，有個士兵因他走錯路線而犧牲，「培養機槍手容易，培養一個作家就難得多」，從此他謹記：不要忘記一個倖存者的擔子。他迷茫過，丁玲一句「看下去巴爾扎克的作品還想當作家」，震醒了他，「所有成功者都有豐富的生活積累，都有極端熟悉的人物造型；如果說他們的思想、閱歷和知識面寬廣得像大江大河，那自己就像一條小小的淺水溝」；他修改過，「像一個手藝笨拙的裁縫，袖子剪得一個大一個小，前襟一個長一個短，對不起來、縫不上去」；他挫敗過，幾年沒出作品被人鄙夷，「我用我的失敗說

明這條路走不通，也是我對文學的貢獻。」他拒絕過，陳毅曾指示過的一次宣傳拍攝，他堅持「一生都要和人民群眾同甘共苦，永遠保持一個普通人的感覺」；他捨棄過，「他寫了一部反映縣裡幹部組織農民治蟲、搞好農業生產的長篇小說。但他覺得沒有超越前一部作品《銅牆鐵壁》，就把書稿廢掉了。」他從實踐中悟出，「寫小說真像一根扁擔，一頭挑的生活，一頭挑的技巧」，他不敢輕易放下，吃飯中途想起什麼就起身去寫，「寫作就像打鐵燒紅了，接著那幾下就成了器件，如果放下一段再拿起來，就像放涼的鐵要重新燒紅才能打鐵」。「文革」中被關牛棚飽嘗苦難，他也從未弄丟初心，「我自始至終沒揭發過一個人，沒做過一件傷天害理的事。」

沒有經歷過那個困苦而動盪的年代，很難體會到柳青的創作環境，但是，他貼著大地書寫、與人民同坐一條板凳，將《創業史》第一部的稿費全部捐給皇甫村搞建設，這種精神永遠不會過時。柳青在與女兒的談話中推心置腹，拿出蘇聯訪問時給馬馬耶夫崗索的一塊二戰遺留碎片教育她，「沒有千錘百煉你就不是一塊廢鐵，沒有鋼鐵般的意志你一事無成。」他是在用自有的精神激勵女兒，「酸酸苦辣我都嘗遍了，什麼樣的生活對作家都不多。」他的精神血脈中躍動著人民的樸實情感，沸騰著文學的崇高精神。

「文學作品裡裝著多少歷史和人民，人民和歷史就會接納、銘記多少。」今天，我們回望柳青，學習柳青，就是要重塑扎根生活、融入生活的理想信念，正如2016年柳青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上，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的真摯感言：讀《創業史》時，我常常為柳青那種內在的自信和從容所感動，好像這是一個通達世事的耆老在講述他生活了一輩子的村莊，好像這是一個革命者回到了他的根據地、堡壘戶，好像一條大魚游弋於他的河流，他完整、充分地擁有他的世界，他甚至常常情不自禁地把敘述人稱變成了「我們」，因為對他來說，這一切的確不是你的故事、他的故事，而正是「我們」的故事。柳青並沒走遠，他的蛤蟆灘和「文學經」就在眼前，就看我們怎樣身體力行，為民打

了。

流感傳染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一開始復課，終於到我兒的學校爆發流感。幸運地他倆沒有受到感染，孩子兩年前已步入穩定期，一個學期甚至沒有請一次病假；看著家長群裡討論在做什麼流感測試，如處身平行宇宙。

不少家長反映孩子服西藥後也有反覆感染，不明所以。其實每次服了西藥，抑壓了病徵，大家便以為康復了。雖知只是停了表徵，病毒還在潛藏，有時「康復」多天后，才會感染給其他兄弟姐妹或同學，這是非常磨人的。

回想從前孩子還小，免疫系統會鍛煉自己，一年也有發一兩次燒，但每次也是用中藥或按摩康復，其他家人也很少被感染。一是沒有「康復了」的幻覺，其他人有注意用公筷，大家也早睡早起；二是見證著孩子會在服藥後瀉大便，然後便退燒，便知道真的打完了仗，身體經歷一次完整的自衛磨練過程。

很多人擔心流感會引起併發症，發燒一天便會去醫院。其實兒科醫生也建議發燒三天不退，才去醫院的，因為孩子發燒多是病毒而來，即使真的擔心，高永文也說過只要去一般中醫或西醫診所就可以，不用衝去醫院，只

要經醫生或醫師判定情況如何，在家照顧孩子其實更易康復。因為孩子的情緒往往也很影響病情，在陌生的環境，有時甚至要短暫地離開家人，對身體也會構成負擔。就像從前老人家說孩子嚇壞時，也會發燒一樣。

即使染上流感，盡力支援身體就可以，也要給時間身體去處理，西藥只能短暫舒緩症狀，中藥或其他自然療法也不過加速身體康復而已，最需要還是身體自身的免疫力去打仗和排毒。若能完成，身體不僅會比疫苗所得的抗體更多，也會讓孩子比從前更健康。之前看到文獻說身體在自然感染較疫苗感染時，會製造更多抗體，但只是擔心在自然感染時，身體受不了而已。我們既然有中醫、原始點(暖敷、按摩和吃薑)等支撐，不怕流感期間身體會過度被壓抑至不能動彈，或者免疫系統打得過分疲勞，就更應本著這個優勢，好好讓孩子強起來。

之前有一網友反映，說孩子一直多病，怕了吃藥，決定朝朝吃薑粥，晚晚熱薑水浸腳，連氣管都愈來愈好，下學期開始也不病了。非常佩服這位媽媽的恒心，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學習。

重振師道尊嚴也在師

鵬情 黃星 趙鵬飛

國家教育部長陳寶生日前在兩會通道上說，師道神聖，不可違反。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違反了師道，遲早是要受到懲罰的。他又說，要提高老師的待遇，讓教師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

教育部長是所有老師的代言人，這幾句話說得特別對。在中國人傳統的價值觀裡，為了凸顯對師的尊，師是和天地君親並尊的。教育部長既然說師道要重振，顯然是因為這個道，已經大幅度的式微了。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社會轉型，價值觀重疊，追求人格平等的意識，大面積迴程。盲從盲尊而忽略自我感受的人，愈來愈多。其二，為師不尊。德不配位的事情一旦發生，再經過輿論的反覆發酵，對於尊師信念的殺傷力尤其大。在這一點上許多職業都遭遇過，曾被人奉做白衣天使的醫生，被稱作社會良心的記者都是如此。

前不久，西安交通大學藥理學博士生楊寶德自殺事件，曾一度在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在這起令人扼腕歎息的事例中，最為外界所詬病的，就是他的博士導師所表現出的德不配位。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裡，這位博士導師完全把自己的學生，當成了服務於自己的附屬品。她會要求學生去停車場接送她去辦公室，且拎包送水，她還要求學生陪她吃飯逛街，去她家打掃衛生，她還要學生陪她去超市買菜，她甚至要帶着學生出去應酬，在

酒桌上替她擋酒，酒醉之後，還要陪她打麻將。甚至，她還要深度參與學生的私生活，不僅挑唆學生與女朋友的關係，還常以富人自詡，以施捨學生為榮，常帶些剩飯剩菜給學生們吃。倘若被她發現有學生沒有欣然吃下她的剩菜，當即就是一頓痛批。

作為她的學生，藥理學博士生楊寶德終於不堪其苦，選擇自殺。一邊倒的輿論聲討中，更多的是對曾遇到過的類似老師的吐槽和控訴。看來，楊寶德遇到的老師，不僅不是極端個案，在許多大學裡已是常態。在大學裡，不稱老師而稱其為老闆，已是見怪不怪的普遍現象。因為在修滿學分、發表論文、獲得科研專案，這幾項事關是否學業有成的事情上，導師享有「生殺大權」。

寫這篇文章的動機，不僅是因為教育部長的一席話，還與一位朋友的奇葩經歷有關。這個朋友在一所重點大學讀博士。他常常跟我吐槽說，他簡直就是導師或者說導師一家人的生活助手。導師參加各類研討會、工作會議的PPT也是他來做，導師出行的飛機票、火車票的訂取，也是他的必修課，幫導師接送孩子妻子，為導師一家寄收快遞，更是他經常要做的事。除此之外，導師還帶了幾個碩士研究生，這幾個學弟學妹的學術指導、論文修改，順理成章的成為他的必修功課。

有一次凌晨，我剛下班回到家，他找我聊一件事。我下意識地問了一句：你怎麼這麼晚還沒

睡？不料一下子觸發了他的苦水閘門。他竟然是從晚上六點起，為導師報賬黏貼整理各種發票，直到我凌晨下班，他才做完。我大驚又追問了一句：那你做學術科研的時間能保證嗎？他苦笑了一聲，希望我還能擠出時間來做學問吧。他說，像他這樣需要24小時服務導師及家屬的博士生、碩士生，比比皆是。名校博士生的光環之下，自有一番心酸不為外人所知。

看來師道廢弛，與為師不尊的關係似乎更大。中國向來是人情社會，學生為老師分擔私事雖是人之常情，卻不能超越底線。何況如此多的博導碩導，竟已將學生為其服務視作必修課。其實，並非只是高校，幼稚園、小學、中學，對於師的不滿，早已不局限於教學水準，更多的是師德有虧，不足以令人尊崇。

教育部長說重振師道尊嚴，其實有兩層意思。一方面，學生要尊師，更重要的恐怕是為師要率先自尊。在價值觀念遽轉型的社會裡，沒有一個職業能從中獨善其身，但倘若每一個置身其中的個體，不降低自我要求的標準，情形必定要現在好很多。

■圖攝於中國美術館，講解員也是一種專業，每個專業也應獲得尊重。作者提供

